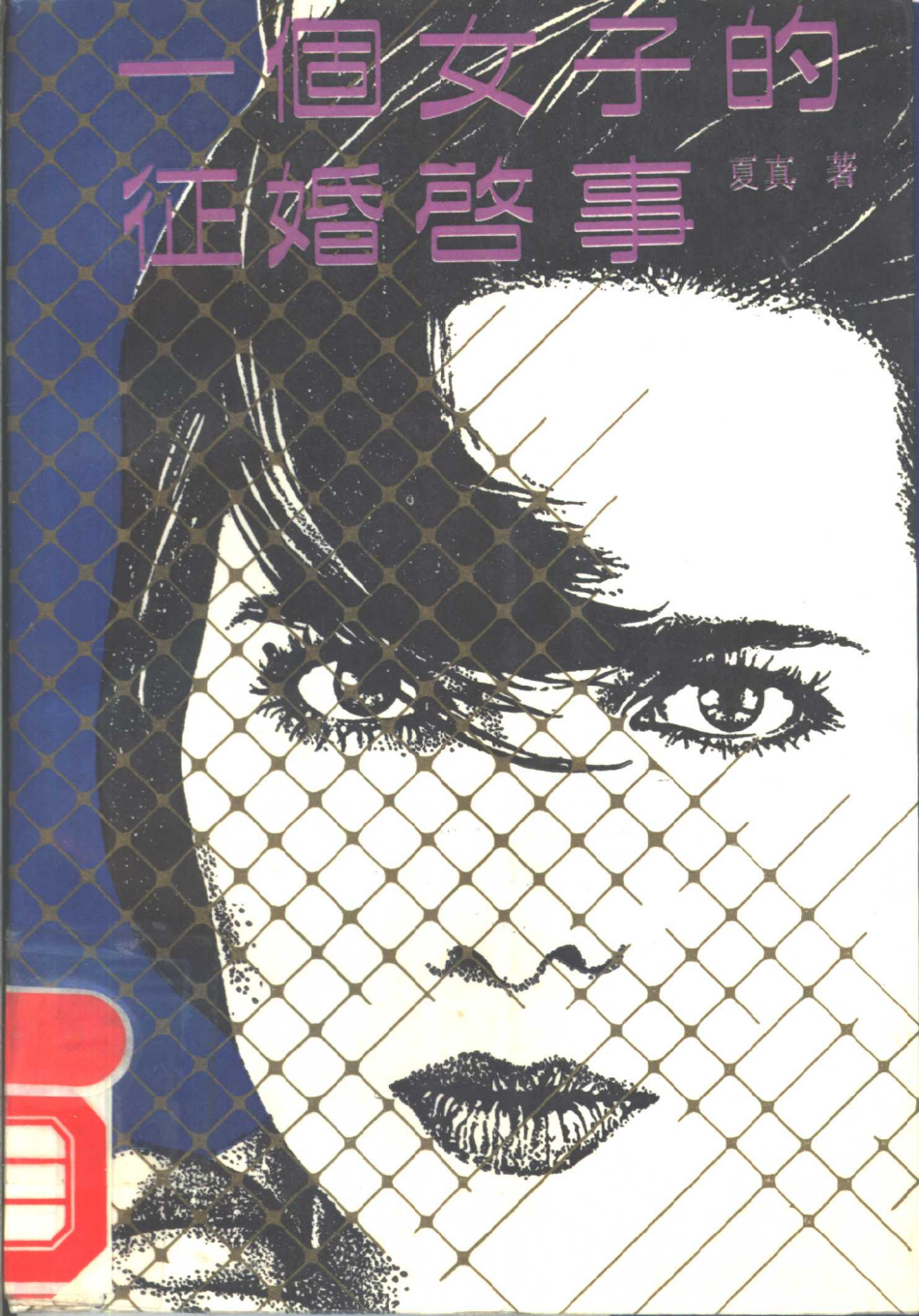


一個女子的 征婚啓事

夏真 著



118500

1247.5
1040

一個女子的征婚啓事

夏真 著



京电力大 00038771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巴根那

责任编辑：李硕儒

一个女子的征婚启事

夏真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11.5印张 2插页 218千字

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定价4.50元

内 容 提 要

男人的忧郁，女人的困惑，少男少女的追求和梦幻，老年人的反思和失落，织就了人世间千姿百态的生活图景，酿造出生活中的甜酸苦辣。青年女作家夏真以其敏锐的感觉、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人与人精神碰撞的漩涡，揭示出新旧观念互相缠绕互相角逐的实质，它使你读来不忍释手，它使你读罢不能不思索再三。



生活是一位严厉的婆婆，把甜酸苦辣一古脑儿塞给了她，她无法拒绝，也无法选择。嚎啕大哭了一场，才发现面前只剩下了一条充塞着林林总总困惑的文学路。从此，她在希望和失望中踟蹰，在成功和失败中挣扎，说不清这两者之间哪一种更令人情意缠绵。她只是倔强地往前走，然后掷回一个微笑。

2005.5.26

目 次

第七个是逃兵.....	1
梦中不能没有你.....	83
昨天刚刚过去.....	129
一个女子的征婚启事.....	205
我不能拒绝今天.....	248
男人的忧郁.....	278

第七个是逃兵

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雾，乳白色的流动着的浆液象一块帘子遮住了海港，停泊在油码头的几只货船按例一律退开了一百来米远，让雾一遮，全成了影影绰绰的一片。

这是一个静悄悄的冬日的黎明，海港象一个袒胸露臂的汉子，喧闹了一天，忙碌了一天，还在沉沉酣睡，偌大的码头只有一个早起的清洁工低着头，认真地洒扫着。

“救人哪，快来救人哪！”

突然，不远的海面上传来了惊恐万分的喊声。这声音撕裂了港口的沉睡，海港打了一个寒颤。清洁工一愣，丢掉扫帚奔向码头边。但是，浓重的雾好象海面上的波涛，浪涛起伏，互相追逐，封闭了他的视线。

“救人……”声音变得更加急促了，一个男人的绝望的呼救，在浓雾的裹胁里徒劳无益地挣扎。

又有几个人匆匆地奔了过来，一边扣着衣扣，其中有安全科长汪宏达。

“怎么回事？”

“出事了？”

“几号船？”

一连串的问号没有人能回答，有人在大声喊：“值班员，快，放小船！见鬼，你不能快点！”

值班员已经飞快地登上了码头。这是个年轻人，显得有点沉不住气。

就在这时，有人高叫起来：“看，海面有人。”

果然，在不远的海面上，有一团东西在拼命地往码头靠近。

“啊！”岸上的人全惊叫起来，不要命啦，这寒冬腊月的。

小黑点又出现了，顽强地靠近，靠近……

有人跳下去，托起了筋疲力竭的落水者。

“陆晖！”人们惊叫起来。这不是局里的宣传干事吗？此刻，他双目紧闭，呼吸急促，由于冷和紧张而显得脸色青紫。

“快……救人……三号船。”他浑身颤抖，几乎昏了过去，冰凉的水一忽儿把他冻成了冰棍。

当小船以最快的速度靠近了三号货船时，人们不禁毛骨悚然，三号舱的六名船员竟一个个叠罗汉似地软绵绵地倒在了放煤的小仓库里。医生迅疾地拔出了测试表，标志着CO的水银柱迅疾地上升到了可怕的指数。

“煤气中毒！”医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低声对紧张地跟在身边的安全科长汪宏达说，“没救了。”

汪宏达的脸刷地一下变得惨白……

汽笛震栗着，哭泣地拉响了。雾，象一块湿漉漉的尸布，覆裹着六名遇难者，缓缓地向着海岸移动……

好气闷！

令人窒息的空气里散发着油味和霉味，紧闭的船舱里只有一个昏睡的眼睛似的圆形玻璃舷窗透进一点亮光来。陆晖一走进船舱就有点头昏。

“好闷。”他想去开窗，但是刚一启动，迎面扑来的带有咸味的风就使他放弃了这个尝试。

“将就点，伙计。”李喜从后面笑嘻嘻地递过一块湿毛巾，“这船有半个月没住人了，有点味儿。”

他们坐下了。船身在海涛的冲击下嘎嘎作响，象一个老人背着柴吃力地往山上攀登似地喘息。这是一条老掉牙的货船了。

陆晖长得细皮白净，一米七三的个儿，肩很宽，看来恂恂儒雅，颇有风度。与粗墩墩黑乎乎的李喜蹲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在船上窘迫的样子，一望而知是第一次出海。

他这个宣传干事完全是出于好奇和拗不过李喜的邀请才登上这条船的。

“你看见过捉鲨吗？捉鲨！”李喜有声有色地描绘着，“人骑在鲨上，拿标枪戳住它的身子，象骑马一样，嘿，可有劲哩。”

“真的？”

“当然真的。我亲眼见过。”

这对他很有诱惑力。从小，他迷恋这种惊心动魄的生活。他崇拜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再大些，迷醉于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这一切使他不顾一切，以至忘了李喜惯有的毛病是好吹牛。

直到现在，李喜才笑嘻嘻地露了底：“小陆，实话对你说，这浅海里可没有鲨，请你这秀才，是想劳驾给我们写篇报道，报屁股上登登。”

“对了，广播里吹吹也行，让我们光彩光彩，年终拿个头份奖金，到时八仙楼请你客。”

几个船员也七嘴八舌地鼓动着。这几年，似乎形成一种风气，谁在报上一露面，马上身价百倍。年终快到了，为了争先进，他们竟想出了这个绝招。

望着这群带着点天真的狡黠的船员，陆晖不由得想笑。他痛快地应承道：“好吧，我给你们写个头版头条。不过，你们得干得漂亮点。”

船员们一阵欢呼，四散了。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船上的空气竟如此恶浊，竟连五分钟也熬不下去，他摸索着上了甲板，几个船员都在甲板上，一边做着准备工作，一边嬉笑着闲扯，单等雾一散就要开船。看见他也上来了，争先恐后地打招呼。

“秀才，习惯不习惯？”

“还好还好。”他笑着说。

“哎，出了海才不好受呢。”

“呕吐是不是？”

“呕吐？那倒没啥，两粒晕海宁保准解决问题。”

“那还有什么？”

“想老婆呗！”

大家哄笑起来，陆晖也笑着：“诸位有人可想，我还没老婆，不在这个之列。”

“没有老婆有对象嘛，想起来更厉害，是不是？”又一个人调皮地向他挤了挤眼。

他红了脸。他正在热恋，对象是漂亮的局长千金，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她这会儿在干什么？今日是她夜班。

“瞧瞧，还说不想，你现在就在想了，是不是？”

一阵大笑。陆晖也笑了。他太了解这些船员了，船上寂寞，不说点笑话会闷死人。

还是稳重的李喜为他解了围：“小陆，饿不饿？早点烧饭早点开船。阿三。”他大声地招呼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

阿三乐呵呵地跑了过来，他年纪很轻，说起话来带点年轻人的卖弄。

“吃什么？秀才，猪油汤团好不好？桂花白糖馅儿的，或者，葱花鲜肉水饺？捞面片？油炸团子？不是吹的，除了人参果，我什么都能给你做出来。”

李喜轻轻地拍了他一巴掌：“别卖嘴皮儿，去，先去挖些煤来，生火。”

阿三哼着歌拿着簸箕往船艄走去，大家看着他消失在船后的小仓里。

过了好久还没回来。

“怎么回事？根法，你去看看。”

又过了好久没回来。

“都是些笨蛋，这煤还得下矿开啊。去，你去。”李喜对水手长说。这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四十多岁的汉子。

水手长去了才一会儿，蓦地，那边传来了一声惊叫，似乎是用棉花闷住了嘴似的。

几个船员嗖地冲了出去。李喜一怔，也呼地朝着船头窜去，陆晖摸不着头脑，也紧跟着。

啊哟！他看到仓口敞着，三个人全软绵绵地跌在了仓里，脸刷地惨白了。

“快救人。”李喜大吼一声要往下跳，被他一把扯住手臂：“喜哥，这是煤气中毒，得想个办法。”

李喜焦急地瞪着他：“想个鸟，救人，快！”

说话间，又有两个船员跳了下去，也都栽倒不动了。

李喜急红了眼，象头发怒的野兽似地蹦蹶着：“放开我，混蛋，放开！”他却死死地扼住手臂不肯放。突然，气疯了的李喜俯下身，在他的手背狠命地咬了一口……

“啊哟！”他惊叫了一声，痛醒了过来。满头冷汗，这才发觉自己躺在医院里。室外，路灯泛着幽幽的光。

刚才的一切是梦？不不，不是梦。

“李喜哥。”他呻吟似地喊着。

身边传来一个生涩得象锈铁似的嘶哑声音：

“他死了。”

弄不清是醒着还是幻觉，他觉得这张脸是阴郁的，歪曲得可怕。好久，他才辨认出这是李喜的师傅马大壮。他显然是受工会委托来陪他的，可他干啥这么仇视地瞪着他？

手背还在隐隐发痛，这一口咬得好厉害，周围的肉竟全

变成紫黑色的了。最糟糕的是全身发寒，就象没盖着棉被似的。他知道这是下海受了凉的缘故，他的体质本来不好，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游了这么多路。但是他没有作声，两人都沉默着，沉默象令人窒息的煤气一样使人喘不过气来。

他终于忍耐不住，抱着一丝希望，提心吊胆地问：“那……还有五个人呢？”

“也都死了。”马大壮冷笑了一声，掐灭了烟头站起了身，“只有你活着，你！”

他走了出去，临出门，重重地碰了一下门，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

陆晖睁大眼看着天花板，一切都记起来了，记忆是那么清晰，那么可怕，那些几小时之前还在一起活蹦乱跳的伙伴难道就这么完了？唉！他怎么不能阻止他们呢？一阵彻骨的痛悔袭上他的心头，他窸窸窣窣地站了起来，磕磕绊绊地、吃力地向前走去，摸到门边……

突然，响起了一个严厉的声音：“你想干什么？”

他吓了一跳，这才看清马大壮靠在门外吸烟。

“我，想去看看他们。”

马大壮阴郁地冷冷地哼了一声：“算了吧！你，用不着猫哭老鼠假慈悲，当初你干什么来着？”

他不由倒退了一步，有点恼怒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自己明白！只有贪生怕死的人才会丢下伙伴逃走。”

这话象火灼伤了他：“我不是逃走！”他几乎是喊了起

来，“我是回来喊人抢救！”

可是马大壮根本不想听他解释，只是把手一挥，“反正一样，他们都死了，你却活着，你好意思？呸！”

他惊呆了。一个长长的寒颤从他的脊梁骨直溜下来，他这才明白，一个比死还可怕的考验正等待着他！

二

产妇又在呻吟，长长的、惨痛的、母狼似的嚎叫。

周晓燕的手瑟缩了一下，“啪”一支针管落在了地上，碎了。

正在产床边忙着的主治医师回过头来，含着怜悯地看了她一眼，没有吱声。她的脸却烘烘地烧了起来。没出息！她暗暗地骂着自己，又捡起了一个针管——那六个遇难者一字儿地在太平间里躺着，带来的是一个女人的早产：李喜的怀孕八个月的妻子秀兰听到丈夫的噩耗，一头就栽倒了……

医院往往是事故发生后的最敏感的部位。

今天一早，她上完了夜班正准备交班，突然，送来了失去知觉冻成了冰棍似的陆晖，紧接着，是六个惨死的工友。黎明的医院，顿时人声嘈杂，哭声、叹息声、骂声混成一片，连护士、医生也全卷进了这场议论。人们似乎一古脑儿全把怨气出在了陆晖头上。是的，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同伴死了，你却活着，这就是耻辱。

整个医院只有妇产科是个例外，没有人过多地议论这

件事,即使议论,也都说得很谨慎,这不仅是因为她们面对着李喜妻子的难产,更是因为她——陆晖的女朋友也在这儿的缘故。

而这一点更使她忍受不了。

这是一个骄傲的女子,相貌秀丽。医院里护士多,平时吱吱喳喳象一群麻雀,一碰到什么事情就哭鼻子,吵得院长堵起了耳朵:“哎哟,女人就是麻烦多。”

晓燕听见了,找到院长说:“院长,我可从来没找过你的麻烦。”

院长笑了:“你例外,你是个男人。”

英国作家肖伯纳说过:女人最大的错误,就是想做男人。她一心想做个男人。她喜欢象个男人似地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有一次,她骑着摩托车从中山路驶过,只见人群拥挤,马路堵塞,两部自行车歪倒在一边,一男一女正吵得不可开交。男的横眉怒目,女的气急败坏。旁边一群人看得津津有味,有好事者直着嗓子起哄:“要她赔,拿出点男子汉气概来。”

自行车撞头。她一目了然,不稀奇,镇海街头每天起码发生好多起。谁让人这么多,谁让马路这么窄,谁让人们有这么多闲工夫。她刚想转身,突然,“啪”地一声,女的被男的打了一记耳光。人群骚动起来,一种野性的快感传染病似地传到许多人身上。

“打,打他。”这会儿,更多的人起哄着。打架够刺激人的了,男的女的打起来更好看。

女的又气又羞，掩面大哭起来。

草包！她轻蔑地想，用力拨开人群，冲了进去，朝着那个男的啪啪就是两个耳光。男的愣住了。女的也愣住了。周围的人全愣住了。她冷笑着，逡巡四周：“你们起哄什么，痛快了吧？！还有没有想打的，来呀！”

没人敢吱声，那男的也呆如木鸡。她气昂昂地拉着那个女的，走出了人群。人们纷纷让路。

“记住，不要轻易和人家吵架，一旦吵起来，就一定要赢。”

这是莎士比亚说的，莎士比亚是个硬汉子，她记住了他的许多格言。

.....

手术室静悄悄的，谁也没有说话，人们都悄无声息地走路，只偶尔有器械撞击的声响打破沉寂。产妇处于半昏迷状态，这是临产时最可怕的征兆。晓燕轻轻地摇动着她。

秀兰睁开了眼睛，这双眼睛里闪烁着湿润的病态的光，她的嘴唇轻轻地动着。她在说什么？晓燕俯下身去，几乎碰到了她的面颊。她听出，她在喊着丈夫的名字：“李喜……李喜有没有回来？”

凝视着那张年轻的、惨白的脸，她的心里交织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这可怜的女人的丈夫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他已经到了另一个黑暗的、永不可知的世界。

“其他人呢？一个也没回来……”秀兰用痛苦的目光久久地看着她。

晓燕又窘住了。陆晖回来了。但她不能如实回答，她感到背后的目光，似芒刺般的眼光。

主治医师及时地为她解了围，对病人温和地说：“别说话，来，吸气，对，嘴闭住。”

晓燕几乎带点羞惭地退到窗口。

她相信陆晖，他不会是那种胆小鬼。

她俩的恋爱，带点儿浪漫色彩。原先，这个温文尔雅的青年并没有在她的心上——她的身边簇拥着太多的爱慕者。

那次全区举行演讲比赛，她被推选去录音。

陆晖也参加了。风度翩翩的大学生，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吸引人的题目，一开始就攫住了人们的心。

“什么是人生？这个问题，古往今来，各有各的说法。

“人生如梦——这是一种说法。唐代诗人李白说过：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人生如白驹过隙——这是一种说法。法国作家让·保尔说过：人生在这里有两分半钟的时间，一分钟微笑，一分钟叹息，半分钟爱。因为在爱的这半分钟中间他已经死去了。

“人生如监牢——这是又一个说法。十九世纪的法国浪漫派诗人维尼在《一个诗人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人生是一座监牢，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从那儿出发，向死亡走去……”

.....

好渊博的知识！晓燕望着收录机一闪一闪的指示灯，